

主 编 / 帅克 莫纤

第七代

先锋版

七零代思想进化史>最后的传统继承者 最后的精神贵族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生于 1900 年代

先锋版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于 70 年代/帅克、莫纤主编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5. 1

ISBN 7 - 5039 - 2669 - 4

I. 生… II. ①帅… ②莫… III. ①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8088 号

生于 70 年代

主 编 帅 克 莫 纤

责任编辑 帅 克

责任校对 方玉菊

封面设计 弘泰武仕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

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60 千字

书 号 ISBN 7 - 5039 - 2669 - 4/I · 1228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当然，北漂也是一种理想主义，也算是寻梦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如果我们仅局限于此，说说北漂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什么的，其实跟“文革”后一些絮絮叨叨的伤痕文学没什么区别。总拿北漂说事的那些同志们其实也就是北漂中的一员，他们经常被自己感动，但就是跳不出来。



(先锋版)

生于70年代

目录

第一篇 生于70年代：我们这些“七零族”

- 一个拖拉机手的绚烂青春 胡吗个 / 2
- 唱片、小说、DV带，最后我们谈厨艺 胡吗个 / 6
- 一个愤青关于情人节的悲伤回忆 伪生活 / 19
- 一个生于70年的人答自己问 胡淑芬 / 23
- 胡有财十年租房之最 胡淑芬 / 29
- 生于70年代 关张赵 / 32
- 生于1973的商业解构 江 树 / 35
- 27年理想进化史 沉没夜 / 39
- 我的“文青”生涯 老米单 / 43
- 今年夏天，我见过许巍 胡小鹿 / 47
- 一个摇滚歌手的非摇滚生活 吴虹飞 / 51

(先锋版)

生于70年代

目录



我的电影浮生	北方影武士 / 56
北京有雾的夜	大米 517 / 61
70 年代的青春	熊 健 / 64
献给 70 年代出身农村的同龄人	炎 黄 / 69

第二篇 生于70年代：我们如此无厘头

猪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	伪生活 / 74
用普通话搞对象	蔡春猪 / 90
和名人打交道	蔡春猪 / 92
给家乡朋友的信	胡淑芬 / 95
性爱宝典	吴虹飞 / 98
我是谁?	江 树 / 103
青蛇	小 屋 / 106
刺秦英雄之赵氏少年	赵宝奎 / 109



我终于失去了你	周 鑫 / 113
明天谁会嫁给我呢	祝 寅 / 120
无题	萧东楼 / 123



第三篇 生于70年代：我们这一代的生活

同居岁月	关羽、依依共同打造 / 128
小姐，你的可爱很可爱	天王90 / 144
花开那夜	小 屋 / 155
画家冰箱	小汤山 / 158
27 岁的单车	大米 517 / 163
那些年月	李 青 / 170
怀念筒子楼的日子	聊斋小谢 / 183
我的回忆录	叶 劲 / 186
九眼桥头 6 小时	大作家张斌 / 194

(先锋版)

生于70年代

目录



网络的背后	因 因 / 202
怀旧碎片	冷调蓝猫 / 206
缓慢的河流	莫 纤 / 215
白砂糖 绿帽子	江 树 / 219
圣体纪事	丁 勇 / 228
无归之城	蓝 火 / 243
非常时期的情爱笔记	叶 炜 / 259
回家	胡小鹿 / 291
有一种肉，教人目眩神离	茅山妖道 / 298
父亲指间的那支烟	巴 陵 / 301
一个下午	钟 潇 / 305
阳痿	丁 勇 / 316

生于70年代

（先锋版）

我们
这些
七零
族



生于鄂西，著名文艺青年。出版唱片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，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》、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、《不插腿》及非剪辑短片《生活很无趣，幸好有高跟鞋！》，创办并主持文学网站“万国马桶写作大会”（[www. Rmage. com](http://www.Rmage.com)）。

一个拖拉机手的绚烂青春

胡吗个

如果那年中考再少考10分，我现在就是火山村的一名优秀的木匠：农忙时在地里干活，下雨天或者是农闲的冬天，就去别人家打一张桌子、几个柜子和数个木盆，这大多是给要出嫁的姑娘做陪嫁——我想我一定会乐此不疲的！

当然，得有音乐——这是书面的说法，对于山村来说就是哼山歌小调、郎啊妹啊什么的！

作为一个优秀的木匠，在挥动斧子或者推拉刨子时，得流畅地哼着小调，这有些像舞蹈歌手的现场演出：在台上又蹦又跳、还翻跟斗，但歌声一点都不磕巴、丝毫没有气喘声——专业记者说，他们是在放录音带、是假唱。但优秀木匠的现场秀确实是真功夫，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木匠都是真的，那之前他们买不起录音机。

我的两个叔叔就是很优秀的木匠，斧子挥动得道劲精确，小调也哼得酣畅淋漓。跟他们相比，我父亲就显得业余了许多：他唱歌跑调！他从来没在别人家里做过木工活，怕丢人现眼——因为小调哼得不好。所以他坚持认为我、他的儿子也一定会跑调，做木匠是不大合适的，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，他决定让我去上学。



002

生
手
和
年
代



003

生于
70年代

1980年，我7岁，开始上小学一年级（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于80年代）。那时，火山村的小学只有语文、数学和劳动课，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已不大记得，劳动课上得很认真：一年级只能背10块瓦从瓦厂到学校，二年级就能背20块了，而且还可以小跑（看看我现在的身高，有时候我就会想，那个拿破仑、马拉多纳可能上小学时也老背瓦砖头什么的吧）。小学五年没唱过歌，好像偷偷地也没哼过。

1985年，上初中，在镇上读的，那时开始增添了许多课：历史、地理、生物，当然还有体育音乐课，体育课倒没什么新奇，无非就是跑啊跳啊的，如果那就是体育的全部，那么我的童年就是体育的童年！

音乐课就不同，第一节课至今记得：那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、我们的班主任，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，戴眼镜，很斯文，才18岁，上课前的几分钟，他来到教室，把班长和劳动委员带走了。上课铃一响，就见班长和劳动委员抬着一个缝纫机样的东西到教室来，语文老师跟在后面，他说由他来教我们音乐。

他走到“缝纫机”面前——当然后来知道，那不是缝纫机，是脚踏风琴，开始弹奏起来，哎呀，好听极了（那天我就想，等我长大了，谁家闺女的陪嫁里只要有脚踏风琴，我就娶她做媳妇）。教室里从来没有的安静，他教我们的第一支歌是《布谷鸟》，少男少女们玩命地扯着嗓子喊，那节课过得真快，因为太过卖命，课后才发现上音乐比上劳动课还累！

音乐课每周一节如期的教习，那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一节课！能够被指派去抬风琴或者送风琴是一件很荣耀的差事，就我的个头从来没轮上过我，我只是在某一次课后风琴被抬走的一刹那，慌忙地摸过一次琴键。其实每节课的内容都差不多：大家先齐唱两遍也就是复习上节课唱的歌，然后再教新歌，到学期结束，我们已经能熟练地齐唱《小小的我》、《三月三》、《血

染的风采》……

学期最后一节音乐课是考试，就是每人唱一支歌，我得了95分，这至少可以表明：我确实不跑调！有成为优秀木匠的可能！我父亲扼杀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木匠！

总之，大家都爱上了音乐，或者说是唱歌，这种喜爱，在第二学期完全爆发了。

先是在文艺委员的选举上，老师和同学们心里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：就是选班上最漂亮的女孩，她的歌唱得好坏倒是次要的——这完全吻合了当今的娱乐机制，这很不容易啊，十几年前，我们山村就有了这种现代的娱乐运作观念。

再就是班上乃至学校的学生个体中拥有了私人乐器——笛子。先是某个班上有一根笛子，逐渐到每个班上几根，最后到差不多全校男生人手一根，我也有一根。在《我的中国心》和《少年犯》主题歌流行的年代，一到课休，就会出现以班为单位的笛子齐奏现象，此起彼伏，能听得出来不同的班在暗自较量，那场面一定很壮观！

我也混迹于齐奏的队伍中，做南郭先生。

对于笛声能不能盖过别的班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我只想开拖拉机！！

我一门心思地想做一名拖拉机手！在整个初二，还有初三。

80年代中后期，我们镇上已经有好多式样的拖拉机，那条简易公路就从我们学校旁边过。在课堂上我总期待着一台拖拉机“突突”地路过；每当拖拉机路过时，我的心会怦怦直跳。课休时，我总是一个人跑到公路边晒太阳，幻想有一台拖拉机、自己正驾着驶过来——那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就那样早恋般地忧郁着！

整个初中，我的成绩一直平平，远没有我爬拖拉机优秀：各种拖拉机以各种速度奔驰着，我都能一跃而上，我深信我天生就是一个拖拉机手，我喜欢它“突突”的叫声，特别有爆发



004

生
手
80
年
代

力，我喜欢柴油的味道，我以为那是一种花露水！

一直到走进中考考场，我还在计划着毕业、回家务农、借钱买拖拉机的宏伟计划！

1988年夏天，那个惊人的中考成绩，我一直疑心是不是弄错了，把我送进了省重点高中，在城里。父亲送我去上学，从他脸上得意的表情，我知道那个职业拖拉机手又被扼杀了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在省重点中学里，学生大概可以分三类：一类是清华北大的FANS，这是绝大部分；一类是AC米兰的FANS，这是一小撮；还有一类是台湾歌手的FANS，这是极小极小一撮。

很不幸，我属于最后一类，虽然内心里我一直以为我是一名拖拉机手！



005

生于
80年代

唱片、小说、DV 带，最后我们谈厨艺

胡吗个

2001 年他们卖唱片

北太平庄桥，从东北角走到西南角得过两次马路，胡吗个在那儿换车，他要坐 22 路去西单。太阳很烈、睁不开眼，胡吗个拧着一个大红布包，里面装着 30 张 CD——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，是他的第二张专辑。他要把它们送到西单音像大世界，摆到 CD 架上去卖。

秋天北方的太阳真的很烈、睁不开眼，在过马路那一刹那，胡吗个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了——没什么！他仅仅觉得就是自己该感动一下而已！

1999 年他们做唱片

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完成于 1999 年 8 月份，是上个世纪 99 年，5 月份开始录制的，那时天气还很凉快。在此之前的 3 月份，胡吗个的第一张专辑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，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》已经面市，去唱片店里闲逛，能看见自己的唱片，而且时常能在报刊媒体上看到“胡吗个”三个字，这个 26 岁的青年，很有些意气风发（这些话当然是关在屋里说的）。

其实在录完第一张专辑、也就是 1998 年 8 月份时，胡吗个就在构想新专辑的录制，那时只是一个框架：相别于第一张专

006

生于
70
年代

辑的冗长唠叨，他要做出一系列短小精悍的东西，它们每首歌都不长，或者说仅仅是一些动机、不被发展。

正如胡吗个自己那么认为的：他的生活、至少青年时期以前的生活都过得很巧合，没吃过什么苦（他从不认为1996、1997年住在清华北门无所事事、日子半推半就那是吃苦，那最多不过是任何一个文艺青年装委屈罢了，其实苦都被父辈们吃完了），在录制第二张专辑的时候，生活又被他赶上了，巧合于他的新作品。

1999年5月，他的新专辑正式开工，中央音乐学院附近某四合院的小屋里，地上散布着音频线，桌上堆满锅碗瓢盆、瓶瓶罐罐，那是他的乐器，当然还有那把红棉琴和四轨机，他要利用它们录制他的新专辑、录制他的生活。是的，对于胡吗个来说，做音乐就是在记录生活，他希望能做到每一个专辑能记录每一个时期的生活，像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，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》就是记录他1996、1997年做文艺青年的生活，简单而热情的生活，那些歌再也写不出来了!!!

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同样也是记录他的生活：出了专辑的胡吗个，开始有一丁点名气，就要和相对多的人打交道，接受采访、电台做节目、去外地演出、录制新的东西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26岁的大龄青年，应该有责任孝敬父母……他的生活开始有些乱了，不再像以前那么简单！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就是记录他不再简单、有些乱了的生活！

于是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里就罗列了近30条信息，在呈现（录制）的时候，胡吗个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表达形式——两幕情景剧，分A、B两场，每场都是延续的，随情节发展而跌宕起伏。所以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的录制也是一个延续的过程，每一条信息的录制都要根据上一条信息的发展需要，而不是若干信息分别录制后的简单叠加!!

整个夏天，胡吗个就在他的出租屋里敲敲打打、喊喊闹闹、



007

生
于
70
年
代



008

生
手
30
年
代

蓬头垢面的，每录制完一条信息，就会歇下来审听，听到得意处就手舞足蹈，反正别人也看不见!!!

1999年8月，胡吗个拿着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的样品，去给他当时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辉去听，沈黎辉拿着样品去了他的地下办公室，胡吗个在楼上企划室等他，半个多小时后，沈黎辉爬了上来，脸上笑咪咪的，10月份发吧！他说！

1999年10月，互联网来得很猛烈，大家都很忙，胡吗个也很忙！

同时，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也推迟到12月发行！

2000年他们缩混唱片

新千年的元旦，胡吗个和一千朋友去了王府井，他们在一起闲逛、拍照，虽然新千年跟自己的关系不是太大，但总不至于愁眉苦脸的。

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的发行计划一再推迟，差不多有一种不了了之的意思了！

还是先把后期做了再说！这是胡吗个和他的经纪人兼女朋友胡小鹿商量的结果。

于是，胡吗个给已回兰州老家的王凡打电话，说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的后期需要他的帮助，王凡说春运过后就会回北京。

3月，王凡从兰州回来，他扛来他的八轨硬盘录音机，他们就开始干了，那时胡吗个已经搬到北太平庄某栋高楼里，3月份天还比较凉，他俩出去吃东西还得穿羽绒服。

他俩一般晚上开干，白天休息。他们把MD四轨机里的东西倒到硬盘录音机里，于是就占去了8轨中的4轨，然后在剩下的4轨里做缩混，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而且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的两场都是连续的，就不可能把每首歌切开来处理后再连接，否则听觉上就会磕磕绊绊，所以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

的缩混也只能从头到尾延续地进行。

这样的话，就显得他们的手不够用了，在做 A 场最后一首歌《1973 年 12 月 9 号》（《米都舍不得吃》）时，王凡的两只手要去调节相位，胡吗个的两只手要去调节电频，那首歌是一个行板的速度，而唱腔和音乐极尽夸张，所以就是那样一个场面：在夸张的音乐中，两个一本正经的家伙随着节奏扭来扭去，这首歌反复了无数次才合成成功，一般很难进行到一半，他们俩就自己笑得直不起了腰，在凌晨 3 点左右，笑声很感染人。

王凡这家伙很能熬夜，一般到凌晨 3、4 点的时候胡吗个就扛不住了，王凡就叫胡吗个先躺一会儿，或者，王凡也停下来，俩人开始喝酒，讲好多有趣的事情。最好玩的是 1997 年他俩竟同时住在清华北门大石桥村的同一个胡同里，胡吗个说，那时他去胡同口的小卖部买烟，经常能听到一架破电子琴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动，王凡说那就是他呀！！王凡说他也偶尔听到某个窗口传出破吉他叽叽嘎嘎的声音，是你吧！！胡吗个说那是当然。

好玩的是他们从来没见过。或许也见过，但没打招呼。

《一巴掌打死七个》缩混完后，刻了数张 CD，胡吗个和胡小鹿就去找唱片公司，看有无发行的可能，其中有一家大公司老板在跟他们面谈的 20 分钟里，接了 3 次办公桌上的座机、打了 2 次手机、吩咐秘书两次复印文件、签了一次报销单，他们就起身告辞了！

就这样，2000 年就这样找找停停地结束了！

其实，2000 年胡吗个也并非一无所获，他做了一个网站：万国马桶写作大会（[www. Rmage. com](http://www.Rmage.com)），他拍了一部短片：《生活很无趣，幸好有高跟鞋》，更重要的他们认识了八股歌夫妇。



009

生于
70
年代